

政策沒有替代品

在十月底時，民主進步黨舉辦了一場「政策白皮書草案」發表及研討會議，這是一個相當值得肯定的舉動，在當今媒體上的議題多半被眼前短期的人事及政爭所籠罩之下，任何對政策的討論都有其正面意義，更何況一個主要政黨確實也應該有一套明確的政策方針。

這草案中當然有一部份是「台灣經濟發展藍圖」，其主要內容最先就是討論「國際關係的調整方向」，其中首先處理的就是與大陸的經貿關係，而這確實是現今就台灣經濟發展而言最重要的議題。草案一開始就承認，雖然有些經貿來往可能不會違背國家安全與全民利益，但有些則是會的。它將之歸罪於國家認同教育的不足或混淆，而不真是有人要忽視整體的利益。

因此這部份的結論即認為，若能「主動宣告台灣人民的自主權」，則對大陸經貿上依賴關係的政治顧慮就可減輕，因此就可放寬對兩岸經貿的限制。也就是說對於要如何規範台商對大陸的經貿行為，這裡所提出的卻是一種政治解決，即只要宣告自主，就不必規範台商的行為。

對於如此之方法是否能解除在國家安全上的顧慮，想來應是自明，也不是此文探討之範圍，但是要討論的則是，如此一來其實也等於放棄了制定政策的原意，也等於不願意對台商對大陸的經貿行為做出任何規範，也不願處理其所必然帶來的對大陸依賴度增高的後果。

這兩三年來，兩岸經貿關係快速加深，在國際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，大陸轉口市場也成了台灣出口成長的主要來源之一。大家都會同意對大陸經濟關係上的加深，在現今的政治情勢下，必會有政治上的影響，應該是公共政策處理的對象，只是該如何處理，是否有政策工具可用來處理這問題，則是另外的問題。

但是很清楚的，這兩年來，政府對於台商到大陸的經貿行為的對策，從將去投資者判刑到今天這只差三通不行的情況，是有了極大的變化。不過在這過程中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，即政府政策是極為被動的，是被情勢推著走而演變的，是台商在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政策追隨，所以幾乎是台商在制定政策，而不是一個所謂應該以全民利益為依據的公共政策。

對於執政黨如此的政策制定模式，反對黨照理應該提出批評，並且提出適當的相應的政策主張，而不是如上述的歸避問題。

不過這裡所討論的雖然是政策問題，但也顯現了一種在台灣相當普遍的「不擋人財路」的心態，而這態度與政策制定的理性原則是不相符的。政策通常意味著依據利益的先後次序，對某些行為作一些規範，因此不可能皆大歡喜。在台灣或許因為經濟成長快速，人們對於分配問題比較不會看成是零和賽局(zero-sum game)般的嚴重，比較不會認定說他人的「得」必是自己的「失」。但是公共政策必然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，以及後果承擔的問題。別人少交一點稅，必然意味著自己要負擔多一點。如果這種問題不去面對，必然會讓既得利益者捷足先登分配掉大部分的利益，而讓其他人分擔後果。

在「發展藍圖」中也期望以參加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開發東南亞，來作為對大陸經貿關係的替代品。與東南亞加深關係是可行並且也已經在進行，但是問題是未必能在重要程度上取代大陸。而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則是絕不可行的方案，因為對方不會接受。美國近年來早就為了台灣對它的貿易順差，而一直威脅要採取各種貿易報復措施，若台灣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，則對美貿易順差必會因為關稅降低而更加擴大，如此對美國不利的安排當然不會被接受。

台灣的經濟與美國、日本的關係已經太深，不應該如藍圖中所說加深與這兩地的關係。台灣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在今年已經創新紀錄，更加顯現台灣在貿易上在技術上，對日本的依賴與日俱增。若在如此情況下，台灣與日本組東亞自由貿易區，則日本的产品能更加自由的進入台灣市場，屆時貿易赤字將創更高的記錄。所以台灣應該降低與美日的關係，而實際上台灣出口分散到歐洲市場在前兩年確實已經有相當成績，只是近日的不景氣與歐市的成立對這方面進一步的發展罩上陰影，但進口對日本依賴則沒有消滅的趨勢。

這種情況也清楚的顯示，在經濟上要「調整國際關係的方向」，並不是那麼容易，也不是輕易就可以找到大陸市場的替代品，不然台商為何如此趨之若鶩。這更說明了制定對大陸經貿關係的政策，實在是當務之急，是無法逃避的一件工作。

原載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民眾日報